

论袁智忠散文诗的美学特质*

熊 辉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散文诗人袁智忠凭着不倦的艺术探求而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此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情感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牧歌意绪;二是在语言形式上舒放自如,三是在表达方式上以小见大,这些构成了其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也是他的散文诗能够受到诗歌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美学特质;情感内容;语言形式;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8)01-0117-05

散文诗是在世界诗歌自由化潮流中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气息的文体,自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中国的散文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架构起了自身独特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范式。因此,尽管那些脱离了原生态生活而一味效仿西方的创作技法和刻意前卫的各种“个人化写作”在商业运营中竞相“登陆”文坛,但却因为文学性的缺失而被匆匆地遗忘。事实上,能够用诗性的语言艺术地表现人类共通的情感并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才是优秀散文诗应有的品质,袁智忠通过舒放自然的语言运思方式,在把握散文诗文体特征的基础上表达出恬淡清新的牧歌意绪,其作品在顺应散文诗审美范式的基础上彰显出独特的美学特质。

袁智忠的散文诗在情感内容上主要趋向于表达一种牧歌式的意绪,渗透出自然闲适之美。散文诗只有承载了深厚的感情和牧歌意绪才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卡西尔在《艺术》中认为:“毫无疑问,伟大的抒情诗人都具有最深厚的情感,而且一个不具有强烈感情的艺术家除了浅薄和轻浮的艺术以外就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1]

袁智忠散文诗的牧歌意绪首先表现为在静谧梦幻的自然之境中抒发自由的人生意绪。通过对原生态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对自我性情的陶冶提升,

诗人常常在特定的场景中捕捉到“水之意”、“雨之梦”和“风之声”,一草一木都寄予了他浓厚的情感和独到的感悟,其作品中大量充盈着“意”、“梦”和“声”等难以言说的缥缈的体验,这为他的诗歌营造了梦幻般的人生意绪。艾青认为诗歌的散文美和牧歌的飘逸美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他在提出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的同时主张“诗是自由的使者,永远忠实地给人以勉励,在人类的心里,播撒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2]因此,对自然之境的梦幻构思实质上是诗人对自由飘逸的牧歌意绪的追求。比如诗人在《水意》中随着水的流动、飞溅和水面的雾气自由地放飞思绪和想象:“每一方净土都是一座心之寺院/每一片闹市都是一尊神的屠场”,诗人在幻像中求得了心灵的安静,他在这种牧歌般的意绪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感,于是,对往事的回味或对某个人的思念便在这个秋日的水畔走进诗人的作品。但生命中有很多不能承受之重,华年如水流的步伐拨动诗人的心弦,“弦弦揪心”,雾湿的睫毛如同诗人潮润的心情,消融在远处那一汪田田的秋菊”中。在虚幻和缥缈之境中自由地思索人生真意是袁智忠散文诗最主要的美学特质,下面这首《落花时节》就鲜明地实践了他的这一美学主张:

* [收稿日期]2007-12-14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诗学。

岸边,落红无数,笛声残残。

梦的沙滩,拉开夜之帷幕。

何曾离别,缠缠的相思奏响绵绵的箫声。

被离绪敲响的步子,落在水中,溅起两朵并蒂的花蕾。

流转的时光里,匆匆相聚,又消散,无限依依,埋思念于流水。

这首诗在亦真亦幻的情景构想中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文本空白结构”,诗人在这种虚幻和缥缈之境中自由而充分地表达了离别的人生意绪。

袁智忠散文诗的牧歌意绪其次表现为在语言和想象中去架构心灵的憩园,让情思在精神之境中自由驰骋。诗人主观上追求散文诗的牧歌意绪必然在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出世”的价值取向。但散文诗的牧歌意绪仅仅体现的是一种美学立场,并非表明诗人要遁世鄙俗,其实质是要净化和提升人的精神,尤其是在物质以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迅速地殖民了人类心灵空间的当下,散文诗可以通过诗人成熟的语言表达和独特的艺术运思为现代人架构起灵魂的栖居之所。“散文诗常常是一种牧歌意绪,微妙感触,喜宁静而不喜跃动,喜静穆不喜喧闹,它是柔风吹过现代人敏感多情的心灵的风铃发出的一串音乐”,^[3]诗人自己说:“十多年来,我力图用笔记录下我的心灵对情感和生命,对山水和自然,对社会和现实的感悟与思索。”^[4]因此,袁智忠创作散文诗的目的之一是要在喧嚣的现实生活中构筑诗意的心灵空间。对精神家园的意向性构建源于诗人对尘世繁华喧嚣的厌恶,内心的逍遥自在和返璞归真才是他追求的理想境界,在清茶的陪伴下品鉴唐诗宋词的韵味是他自在生活的缩影。《难忘雨季》中有这样的诗行:“逃避诱人的广告牌,街心花园静处喧嚣的闹市。嘈杂的吆喝溅不起花园一丝水纹。//老庄的牌位供奉在心龛,阿芙洛底心把我的心灵轻轻驾飞在浩渺蓝阔的雨季。//拂起飘香的桂花,在清茶里种一棵垂柳,品茗唐诗的意境,宋词的缠绵。流动的雨季散发出古色的幽香。”在充满物质诱惑的嘈杂现实中找不到心灵安居之所的诗人希望通过诗歌为自己建构起灵魂的家园,在无人干扰和介入的精神世界里独自让思想和情感高蹈起舞,《独守》表明诗人只有通过写诗的方式才能求得心灵的暂时安静,因为在他独守的心灵空间里,他可以避开琐碎的生活现实而专情于“读星星,读明月,读那飘逝的清风”。在精神荒芜的年代,诗人只有借助诗歌来表达对真挚和温暖生活的

向往,只有“清凉的汉字建筑起温暖的语言,繁殖数百片情感”(《绿岛》)。袁智忠表达类似情思的作品很多,在文学价值取向迷乱的当下,他认为写诗可以排解心头的块垒,构筑起抵御寒冷的城墙,让读者形象地领会到“语言是存在的家”:^[5]“为减轻那漫漫黄沙的袭击,我整个季节在心滩种植大片语言。美丽的汉字里注入了滚烫的元素,排成厚厚的墙。我的思想和肉体才完好地在睡眠状态下活过那段奇妙的风景。”(《呼唤》)此外,袁智忠有很多作品记载的是游历中的情思,透过这些富含情感的风景诗,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创作的真正主旨是要在现实中寻求牧歌般的意境和情绪,比如《统景印象》中,诗人在景区想起了远古民族富于心智的歌声和牧歌般的生活场景,体察到了自然生命在山水中的投影并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袁智忠散文诗的牧歌意绪最直观地呈现在其田园诗作中。农业生产孕育的传统文化赋予了“土地”厚重的内涵:土地不仅是我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在地理和精神的双向维度上为我们建构起栖居的处所。因此,与故土相关的田园情结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历经各代诗人的歌咏而逐渐演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和文化符号。乡土情感是“故乡的一棵老树、一条小溪所引起的情绪,不会跟其他树木和溪涧一样;怀念童年时故乡的一个伙伴,也跟成长以后怀念一个朋友的感受不尽相同。”^[5]对天然而恬静的田园生活的抒写成了很多诗歌表达的主要内容,一个注重精神修养的诗人总是对故乡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充满了无限挂念。早期的牧歌是以田园生活为主要的表现题材,尤其对于农业文明古国而言更是如此。在浮躁的都市文明中,诗人对家乡的“小河”、“树桩”、“红高粱”、“青房子”等物象和田园风光的怀念使很多作品富含强烈的牧歌意绪。《秋之惑》一诗是诗人居住在城市的高楼上对故乡田园生活的回忆,随风飘来的“阵阵稻香”让诗人想起了农人在田园中天然的生活状态,“十里荷香,千里稻黄”让诗人“独坐高楼,总嗅到泥土味,汗气息。从头到脚,全是下川东那坝子的馈赠。”诗人在想象中回味故乡秋天时节的美丽景象,他的思想意绪完全沉浸在田园生活的恬淡之中。又比如在《思念》中,诗人在静谧的夜晚想起了故乡夜晚的清幽和迷人景象,“繁星点点,男人的鼾声是美妙的小夜曲。枕月待旦,鸡鸣村巷,传一夜乡音入梦”,这是对古老诗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表达的田园生活的现

代诠释。伟大的抒情作品大都选取乡村生活来作为表现对象,并以乡村的自然意象来“托物言志”,抒情诗“一般都选取了卑微的乡村生活,因为这种生活为心灵的基本激情的成熟提供了更好的土壤,因为这里约束少,说话更直截了当;因为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我们的基本感情更加朴实……因为乡村生活和劳作方式萌生出最基本的情感特征,……在那样的状态之中,人的激情与美丽恒久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6]面对熟悉的故土家园,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呢?更何况当我们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时,“悠然回望,何人不起故园情”呢?乡村田园般的原生态生活和乡村意象为袁智忠表达牧歌意绪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像《镰刀》、《秋语》、《红高粱》、《青房子》、《故乡的腊月》等诗作均是对田园生活的刻画,折射出浓厚的牧歌意绪。

袁智忠散文诗的牧歌意绪在美学层面上是多向度的,除了自由的人生意绪、心灵的憩园和田园生活外,还表现出对爱情、事业和社会的人文关怀,在深刻地揭示出生活哲理的同时也为其作品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意蕴。

二

“抒情诗人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沉溺于表现感情的人。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专注于对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而是专注于他自己的快乐或者‘哀伤的乐趣’,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7]袁智忠的散文诗除了在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牧歌意绪之外,在语言形式上还表现出舒放自然的美学特点。

袁智忠散文诗的语言具有舒放自然之美,在平实中饱含浓厚的诗意。散文诗语言的舒放自然指的是“散文诗语言保持了散文语言在结构上的完整性、统一性,各种语言要素(比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相对完整,构成了散文诗语言自然、流畅的特点。”^[8]郭沫若 1922 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序中说:“韵文 = prose in poem,散文诗 = poem in prose。韵文如男优之坤角。散文诗如女优之男角。衣裳虽可混淆,而本质终究不能变易。”^[9]许多人都认为诗歌贵在有精神和想象,对于形式则普遍比较淡漠,比如郑振铎在《论散文诗》中宣明地提出诗歌的要素在于“诗的情绪与诗的印象的有无,而决不在于韵的有无”,因此,“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印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绝不

是诗”。^[10]这些言论涉及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语言方式,人们普遍认为散文诗的语言应该比一般诗歌语言更符合普通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不会像抒情诗语言那样对鉴赏者造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既然如此,那散文诗究竟是怎样获得诗的隶属度的呢?从袁智忠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对散文诗的语言形式大体上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在自然舒放的语言表达中,在保持普通语言结构完整性的同时,散文诗语言还应有自己独特的组合方式,才会在表面的自然平实中饱含浓厚的诗意。法国散文诗大家波德莱尔在谈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时说:“这还是《恶之花》,但更自由、细腻、辛辣。”^[11]此话一则表明散文诗应该有诗性,二则表明散文诗语言的应用比普通诗歌更加舒放自由。比如《故乡的腊月》中有这样的诗行:“烤一个灰笼,坐在阶沿口,母亲在袖一双厚厚的鞋底。//麻雀绕着阶沿下的风车转,叽叽喳喳,扰碎母亲呢喃的絮语。岁岁腊月游子归,今岁腊月寒,游子会归吗?”这些诗句使用的语言和遵循的语言表达习惯与叙事文学的语言并无明显差异,但正是这些语言勾画出来的画面和生动的生活场景体现出袁智忠散文诗语言的诗性品格,老母亲在腊月盼远方游子归来的慈母之心不言自明,短短数语承载的浓烈情感达到了非诗语言难以企及的高度。《红高粱》这首诗的语言也十分平实自然,而且符合普通语言的表达规范,但诗人却认为红高粱“是庄稼人的日子”,“是庄稼人心中的梦”,“是身材苗条的少女”,“是金色的收获”,“是一坛红红的酒”,这样的语言组合方式便饱含深厚的诗意。

袁智忠散文诗的语言具有表现性和主观性特征。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散文诗语言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即一方面散文诗语言是对抒情诗语言的舒展,是对拘谨的外在形式的破坏和对语言叙述功能的还原,但另一方面它又要不断地超越语言的叙述功能而靠近抒情功能。也许正是这样的矛盾处境使散文诗语言有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毕竟散文诗语言舒放自然的特点“并不是以牺牲语言的抒情性为代价的,相反,散文诗语言较好地发展了抒情诗语言的建构方式,即以事起情,依事言情,从而把再现推向表现。”^[12]对散文诗语言诗性功能的坚守使袁智忠的创作日渐成熟,他自己曾说:“在美学上,我力图把作品写得空灵、清新、精致、优美,写出画面和意境,写出散文诗应有的‘味’。”^[13]阅读袁智忠的散文诗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诗人通

篇在描述周遭环境的雄奇壮美,但读后却能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想。比如收入散文诗集《心碑》第二辑“雨之梦”中的很多作品,诗人在再现游历途中客观的风景名胜时,又引入了自己内心的情感,看似客观性的景物描写实则充满了情感的主观性色彩,这些诗篇书写的不仅仅是客观风物,更是主观情思,不仅仅是再现,更是表现。比如《梦游九寨》看似在展示九寨风情,但通过“都市人匆忙的脚步在你庄重的笑容里凝固起一个个纯洁的休止符”这行诗表明诗人主观上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嘉陵江》表达了诗人对嘉陵江历史和人文景观的关怀;《欧游散板》之《罗马斗兽场》则表现了诗人对人类血腥本性的鞭挞,他向往真正的符合人性审美的场面。当然,袁智忠散文诗语言的主观性与其表现性是相关联的,语言的主观性指的是散文诗表达了诗人主观的内心世界,语言的表现性指的是散文诗重在表现内心情思而非再现客观现实,因此,散文诗语言的表现性是散文诗的审美功能,主观性是散文诗的表现内容。袁智忠的散文诗语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效果呢?这与诗人对散文诗诗性本质的把握有关,语言的表现性和主观性是袁智忠散文诗具有“诗味”的精髓所在,因为作为一种内视点文学,散文诗必须“化现实生活为内心生活,化物理世界为心理世界,化对象为体验,使审美客体与诗人的主观情思既相应出现缝隙。”^[14]

袁智忠散文诗的语言在舒放自然中充满了弹性和张力,具有含蓄婉曲之美。只有具备了弹性和张力,散文诗语言才会拥有更多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说的“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便是基于这种美学立场。鲁迅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15]德国美学大家莱辛反对艺术的直白浅露:“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16]因此,包括散文诗在内的艺术作品都应该讲究含蓄美,诗人应该在创作的过程中赋予诗歌语言更多的弹性和张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袁智忠的散文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著名诗评家蒋登科先生将散文诗语言的含蓄美概括为“曲径通幽”,他认为:“曲径通幽的诗美呈现方

式使散文诗能够于细节或情节的婉曲展开之中洞察诗人心灵的微妙体验,从而形成含蓄、舒放的诗美格调,它是散文诗区别于抒情诗,更区别于抒情散文的重要美学特征。”^[17]据此,他在评价袁智忠散文诗时说:袁智忠散文诗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正好暗示了诗人的比较典型的艺术手段,以此写彼,以形写意,婉曲回旋,带给诗余韵,带给人回味。”^[18]以《野炊》为例:

提一簋春意,煮一锅信念,
让江南山水,画意诗情,
伴着袅娜的炊烟升腾。
江南的春空,在燃烧中,
唱响一年悠长的梦。

这首散文诗仅仅 5 行,却浓缩了意味深长的情感,诗人以野炊为依托,表达了在如画般美好的江南春景中对人生充满了无限向往。尤其是“提一簋春意”,“煮一锅信念”和“唱响一年悠长的梦”等诗句不仅因为语言组合方式的奇特而获得了较强的诗意,而且还使读者产生了许多悠远的遐想,诗歌语言的张力和弹性由此而生,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也由此丰沛。

袁智忠散文诗语言在舒放自然中饱含着浓厚的诗意,在刻画客观物象的同时具有主观性和表现性特征,在平实中充满了张力和弹性,这些使他的散文诗在获得较高的诗的隶属度的同时又显示出其散文诗语言特殊的美学品格。

三

袁智忠的创作充分实践了散文诗文体“以小见大”的美学特征。

“明确散文诗要在一百来个字中(最长不超过三百到五百字),自成一种诗的意境。从形式上说,小巧玲珑,从内容上说以小见大。牢固地使散文诗保持自己的特色。短小应是散文诗区别于一般散文的重要标志。”^[19]袁智忠的散文诗一般都是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所思所想,表现自己在自然万物中觅求到的人生感悟,篇幅短小,一般都在几十字到两三百字之间。但读者透过这些短小的诗篇却能够感受到其散文诗蕴含着大千世界里丰富的人生百态。一个成熟的散文诗人不会将自己的诗情仅仅拘囿于个体生命感悟和情思的表达,他同时应该具有使命意识和大我情怀,恰如阿多诺所说:“仅仅只有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从根本讲,抒情诗内容的普遍性具有社会的

性质。^[20]英国诗人布莱克在《天真的预示》中有这样两行诗:“一颗沙粒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看出一座天堂”,读袁智忠的散文诗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他的爱情诗中可以看见生命的诸多本相,从他的游历诗中可以体味到诸多人生命题,从他的怀乡诗中可以感受到浓烈的亲情和乡情,从《华夏风》等诗篇中可以窥见民族文化的沧桑变迁。

总之,凭着不倦的艺术追求和自身学养的不断提高,袁智忠的散文诗在情感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牧歌意绪,在语言形式上舒放自如,在表达方式上以小见大,这些构成了其散文诗的美学特质,也是他的散文诗能够受到诗歌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1.
- [2]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75.
- [3]吕进.中国现代诗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315.
- [4]袁智忠.秋夜,我为心碑作跋[M].袁智忠.心碑[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177-178.
- [5]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
- [6](英)威廉·华兹华斯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抒情歌谣集·序言,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0.
- [7](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1-182.
- [8]蒋登科.散文诗文体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60.
- [9]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载《创造季刊》(第1卷1期)[M]1922-05-01.
- [10]郑振铎.论散文诗,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4号)[J].1922-01-01.
- [11](法)波德莱尔,亚丁译.巴黎的忧郁·题词[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1.
- [12]蒋登科.散文诗文体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60.
- [13]袁智忠.秋夜,我为(心碑)作跋.[M].袁智忠.心碑[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178.
- [14]吕进.中国现代诗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35.
- [15]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7.
- [16](德)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19.
- [17]蒋登科.散文诗文体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67.
- [18]蒋登科.小处见大,灵心凝聚——序袁智忠散文诗集(心碑).袁智忠.心碑[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4.
- [19]柯蓝.散文诗杂感,果园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 [20](德)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A].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682.

(责任编辑:杨 睿)

On aesthetic essence of Yuan Zhizhong's prose poems

XIONG Hui

(China New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Yuan Zhizhong, as a poet of prose poems, gradually constructed his unique artistic style by his enduring artistic explo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Yuan Zhizhong's poems from such three perspectives as rich pastoral significance in their emotional contents, free description and creation in language forms and using small clues to express big situation in expressing methods, which composes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his prose poems and is also the deep reason for academic circles and poetry circle to focus on his poems.

Key words: aesthetic essence; emotional content; language form; expressing method